

· 中药及天然药物 ·

朮的本草研究

李金兰 范尚坦*

(南京军区福州总院 福州 350001)

摘要 本文认为宋以前本草医书,包括经典文献《伤寒论》《金匱要略》《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中出现的朮包括了苍朮、白朮,主要是苍朮。上述现存的经典医书中全部出现白朮乃是宋代林亿等人把朮全部改为白朮之故。在宋代由于林亿等人的极力推行,医药界对朮的认识逐渐从苍朮转向白朮。

关键词 朮;白朮;苍朮;本草研究

苍朮、白朮都是临床上重要的常用中药。现代一般认为苍朮药性苦烈雄厚,白朮甘润缓和;苍朮燥湿,功兼里外,白朮燥湿,侧重于里;苍朮健脾,主要在于燥湿,白朮健脾,关键在于补中;临床上湿盛证实,多用苍朮,而脾弱证虚以及补益之剂中又多用白朮,但《本经》和《别录》皆称朮而无苍白之分。更早的文献,诸如五十二病方,居延汉简,武威医简中皆称“朮”、“朮”和“朮”亦无苍白之分^[1~3]。古文献中的朮是指苍朮?还是白朮?还是包括了两者?历代以来一直存在着许多分歧意见,也存在着许多仍需解决的疑点。

一、“宋改”造成了朮类药材的大混乱

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匱要略》,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以及王焘的《外台秘要》都是宋以前中医文献的主要部分。现存的上述文献都经过宋朝林亿等人的校正修改,其中记载与朮配伍的方剂中,《伤寒论》有 9 方,《金匱要略》有 22 方,《千金方》有 309 方,《千金翼方》有 153 方,《外台秘要》近 400 方,这些方剂中除《外台秘要》出现个别方用苍朮外,全部使用白朮。陶弘景,苏颂等皆曰:“朮以茅山者为佳”。茅山之朮一直被认为是道地的苍朮。另外从上述方剂的功效看,有些也更适宜用苍朮,如丹波元坚对金匱中治湿家身烦疼的麻黄加朮汤使用白朮曾提出异议:

“……加朮以驱表湿,此方之朮,宜用苍朮,非逐里湿也”^[4]。丹波元简进一步指出“朮分苍白始出于名医别录,此白字后人所加,宜删”^[5]。又如《外台秘要》中治脚气和风湿痹证方,方用白朮;。脚气和风湿痹证的外因不外乎湿邪为患,治疗时白朮固可用,苍朮效更佳^[6]。上述医方书中的白朮,是原著中就用白朮,还是经后人修改在朮前加个白字呢?我们认为后者,林亿的新效备急千金方例中记载:“如白朮一物,古书只言朮,近代医家咸以朮为苍朮,今则加以白字,庶乎临用无惑矣”^[7]。显然《千金方》原著中只记作朮,宋改时林亿等人统一在朮前加个白字,出自同一作者的《千金翼方》原著上也应记作朮。由此推论在《千金方》《千金翼方》中被大量引用的《伤寒论》《金匱要略》其原著上也只作朮。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进一步证实。《脉经》《素问》《甲乙经》《诸病源候论》等也是经过宋改的医书,这些文献中无处方集,因此宋改时并没有在朮前加个白字,这在《千金方》中更明显,《千金方》中所有朮的处方前都加了白字,但在卷一序例用药第六的药名只用朮。《千金翼方》在目录、卷一的采药时节、药名中也均只用朮。以《脉经》为例^[8],在《脉经》中可以看到《伤寒论》《金匱要略》的条文。《伤寒论》《金匱要略》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汤”、“茯苓桂枝朮甘草汤”、“朮附子汤”没冠以白字。《伤寒论》《金匱要略》《脉经》都是经

* 解放军福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林亿等校改。从林亿的“如白朮一物,古书只言朮……今则加以白字”的记载,不可能林亿等人在校改《脉经》时把白朮的白字省掉,那么只能理解《伤寒论》《金匱要略》原著只记作朮,在宋改时加上白字。另外引用《千金方》《千金翼方》的《外台秘要》原著可能也是只记作朮,如《外台秘要》治面皮黯方“以苦酒渍白朮^[6],该处方出自《肘后方》,未经宋改的《肘后方》仅记作朮^[10]。未经宋改的《医心方》、《证类》引用了同处方,也是单独用朮而无白字^[11,12]。又如《外台秘要》中的老君明白散、疫瘴散方中都用到白朮^[6],该方出自《肘后方》,《肘后方》中仅记作朮,亦无白字^[10]。可见《外台秘要》原著也只记作朮,加个白字亦是林亿等人所为。但是宋以前的朮不可能全是白朮,恰恰相反主要应是苍朮。因此宋朝林亿等人将《伤寒论》、《金匱要略》、《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中的朮全部改为白朮造成了宋以后朮类药材使用的严重混乱。

二、宋代对朮的认识

《图经本草》曰:朮生郑山山谷、汉中、南郑,今处处有之,以蒿山、茅山者为佳……杨桴蓊即白朮也,今白朮生杭越舒宣州高山山岗上,叶叶相对,上有毛,方茎,茎端生花,淡紫碧红数色,根作桠……凡古方云朮者,乃白朮也,非今之朮矣^[13]。根据白朮生杭(杭州)越(绍兴)舒(怀宁)宣(宣城)等产地及植物形态描述与现今的白朮相符合。从“凡古方云朮者乃白朮也,非今之朮矣”。根据白朮生杭(杭州)越(绍兴)舒(怀宁)宣(宣城)等产地及植物形态描述与现今的白朮相符合。从“凡古方云都乃白朮也,非今之朮矣”以及“今处处有之,以蒿山、茅山者为佳”的记载,可知当时医药界流传的朮的概念不是指现今的白朮,而是苍朮,林亿的“古书只言朮,近代医家咸以朮为苍朮,今则加以白字”以及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中只在苍朮名下记载朮的功效和诸家学说,而不用白朮之名,都进一步证明了当时医药界比较普遍把朮认作为苍朮。但苏颂、

林亿等人认为当时流传的朮的概念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古书中的朮是指白朮,“今则加个白字,庶乎临用无惑矣”。由于苏颂、林亿等人是朝庭命官,是奉诏撰写《图经本草》,林亿等人校正《内经》、《脉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他们的这一观点影响比较广,流传比较快。到了寇宗奭的《本草衍义》时期,人们对朮的概念就与宋改之前截然不同,认为古书中朮是指白朮,而把苍朮置之不用。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就对当时朮的使用提出异议:“古方及本经止言朮,未见今苍白二种也。只缘陶隐居言朮有两种,自此人多贵白者。今人但贵难得,惟用白者,往往将苍朮置而不用。如古方平胃散之类,苍朮最为要药,功尤速。殊不详,本草元无白本之名,近世多用,亦宜两审^[12]。东坡杂记中也载。“黄州山中,苍朮至多,就野买一个数钱尔,此长生药也。人以为易得不得贵重,至以薰蚊子,此亦太息。舒州白朮茎叶亦甚相似,特花紫耳,然至难得,三百一两,其效止於和胃气,去游风,非神仙上药也”^[13]。寇宗奭和东坡虽未认识到,经林亿等人的校改,宋以前几乎所有的医方书中的朮已被改为白朮,这是造成后来贵重白朮,轻视苍朮的根本原因。但从上述记载可知当时朮使用的情况是与宋改前“近代医家咸以朮为苍朮”的情况截然相反。

三、宋以前的朮包括了苍白朮,但主要使用的是苍朮

《名医别录》曰:“朮生郑山山谷、汉中、南郑”。“陶弘景曰:“郑山即南郑也,今处处有之,以蒋山、白山、茅山者为胜”。苏颂曰:“以蒿山、茅山者为佳……根似姜而傍有细根,皮黑心黄色,中有膏液紫色”。南郑乃今陕西南部,蒿山位于河南登封县境内,所分布的朮属植物主要是北苍朮(*Atractylodes chinensis* Koidz.)。而蒋山(今南京钟山)、白山(今江宁县东三十里,与蒋山相连)、茅山(江苏西南部)一直被认为是茅苍朮(*A. lancea* DC.)

的主产地,所产的苍朮品质最好,被誉为道地苍朮。《千金翼方》卷一药出州土第三记载白朮产于华州。华州乃今之华县,所产的朮类也主要是北苍朮(*A. chinensis* k.)从上述本草著作中有关朮的产地记载,可以看出这些产地显然没有或较少白朮(*A. macrocephala* K.)分布,而主要分布的是茅苍朮(*A. lancea* DC.)和北苍朮(*A. chinensis* K.)。另外从“根似姜而傍有细根,皮黑心黄色,中有膏液紫色”的性状描述也似苍朮,由此可见宋以前文献出现的朮类药材主要是苍朮。

朮在尔雅中称为杨桴,桴蓊。《图经本草》曰:“生平地而肥大于众者名杨桴蓊,今呼之马蓊,然则杨蓊即白朮,今白朮生杭越舒宣州高山山岗上。”李时珍曰:“扬州之域多种白朮,其状如桴,故有杨桴及桴蓊之名,今人谓之吴朮是也”^[14]。桴乃鼓槌之名。扬州乃中国古代九州之一,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诸省。出扬州,药材状如桴,原植物似蓊,故名杨桴蓊,显然与现今白朮(*A. macrocephala* K.)分布以及药材性状都比较符合。江南通志载:“(镇江府)茅山苍朮为天下第一,亦有白朮”^[5]。可见古本草中的朮也包括了白朮。

《神农本草经》曰:“朮味苦温,主风寒湿痹,死肌痲疽,止汗除热消食,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名医别录》增加了“主大风在身面,风眩头痛,目泪出,消痰水,逐皮间风水结肿,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利腰脐血,益津液,暖胃消谷嗜食。”王好古曰:“本草无苍白之名,近世多用白朮。治皮间风,止汗消痞,补胃和中,利腰脐间血,通水道,上而皮毛,中而心胃,下而腰脐,在气主气,在血主血,无汗则发,有汗则止”^[14]。李时珍亦不能详分苍白朮之功效,虽苍白朮分别记载,但除了《本经》《别录》中止汗一词外,将其它条文两系于苍白朮。在发明中,对于称为山精、仙朮,久服令人延年益寿、颜色转少、气力转胜的亦认为是苍朮。曰:“时珍谨按已上诸说,皆

似苍朮,不独白朮,今服家亦呼苍朮为仙朮。”^[14]邹澍曰:“白朮之止汗除热,非如桂枝汤之治中风能止汗除热也,亦多系风湿相搏之证,发热汗出体痛身重者,得白朮而悉蠲耳。夫中风证有汗出发热无身体重痛,伤寒证有发热身体重痛而不汗出。三者相兼,惟风湿有之。故伤寒汗出而渴者,用五苓散;风湿风水身重汗出恶风者用防己黄芪汤;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汗出气短者,用甘草附子汤,方中皆有朮,是白朮止汗除热之明验也”^[16]。从上述文献记载可知,白朮的止汗除热以及其它功效主要是因为它有祛除风邪湿邪之功,而祛除风湿二邪也正是苍朮所长。张山雷曰:“本草经及别录皆称朮而无苍白之分,陶氏弘景及宋之苏颂皆言朮以茅山者为胜,似今之所谓茅山苍朮亦即古之所谓朮也。然弘景又别有赤朮之名,谓其苦而多膏,又似梁时已有苍朮一种,今按本经主治,详其功用,颇似今之茅朮,惟白朮健脾化湿,其力亦同。李濒湖以本经别录之文,两系于白朮、苍朮二条,而张隐庵而之,真骈拇矣”^[17]。综上所述,本草记载苍白朮功效相似,金元以后虽认为白朮健脾,苍朮平胃,但白朮所具有的功效,苍朮基本上都有记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将苍朮称之为山精、仙朮,附方中的服朮法介绍服苍朮之法,能乌髭发,驻颜色,壮筋骨,明耳目,除风气,润肌肤,久服令人轻健。苍朮膏、固真丹、交加丸、不老丹等方,以苍朮为主药,皆有补益健身长寿之功^[15]。可见历史上苍朮并不只是用于湿盛实证,亦广泛地用于脾弱虚证。因此从功效主治上分析也支持了宋以前的朮主要是苍朮的观点。

四、小结和讨论

1. 现存的《伤寒论》《金匱要略》《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在与朮配伍的方剂中全部使用白朮,无一用苍朮,这是宋朝林亿等人在校正上述文献时,将原著中的朮统一加个白字的结果。

2. 宋朝时医药界对朮的认识,有一个从

苍朮转变为白朮的过程。在宋改之前,医药界比较普遍地认为古方中的朮是指苍朮。宋改之后,由于苏颂、林亿等人的竭力主张和推行,人们改变了这一看法,而认为古方中的朮是白朮,因此出现贵重白朮轻视苍朮,甚至将苍朮置之不用的现象。

3. 综合本草著作中朮的产地,原植物和药材形态以及功效考证。宋以前的朮虽也包括白朮,但主要是用苍朮。因此,林亿等人将上述文献中的朮全部改为白朮,是本草史上的一次严重错误,造成了宋以后乃至现今朮类药材使用的严重混乱。在祖国医药学的浩瀚宝库中,《伤寒论》《金匱要略》《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可谓这一宝库中一颗颗最为珍贵的明珠,张仲景被认为是医圣,《伤寒论》《金匱要略》中的处方被誉为经方,《千金方》《千金翼方》被称为千金难买之方。由于林亿等人将朮全部改为白朮,就使得许多方在用白朮时有错用误用之嫌。因此我们认为应对上述文献中使用白朮的处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去伪存真。

4. 现今临床上湿胜实证多用苍朮,而脾弱虚证以及补益之剂中多用白朮。但本草著作中有不少记载苍朮有补益健身延年益寿的作用,苍朮被称为山精、仙朮。现今苍朮的功效是否反映苍朮的全部作用?苍朮是否具有较好的补益作用呢?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

究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文物(6):35,1975
- [2] 甘肃省博物馆等编:武威汉代医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 [3] 罗福颐:文物参考资料,第9期,31页,1956
- [4] 丹波元坚:金匱玉函要略述义,12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 [5] 丹波元简:金匱玉函要略辑义,2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 [6] 王焘:外台秘要卷十九,131,876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
- [7] 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序4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
- [8] 王叔和:脉经,127,150页,商务印书馆,1958
- [9] 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33,81,206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 [10] 尚志钧辑:补辑肘后方,70~71,214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 [11] 丹波康赖:医心方,11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7
- [12]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150,49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
- [13]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88页,商务印书馆,1919
- [14] 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734~742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 [15] 王新命等修,张九征等纂:江南通志卷二十四,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 [16] 邹澍:本经疏证,32页,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
- [17] 前世界书局编:中国药学大辞典,370,157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吴茱萸—外用内治的良药

刘安祥 贾莲叶 王金明

(解放军第289医院药械科 山西侯马 043014)

吴茱萸除供内服外,在外治中应用也颇广。如用作脐疗可治寒性吐泻、痢疾、消化不良等症;贴敷涌泉,可治小儿流涎、疳腮、婴幼儿喘鸣、妇人胎动不安及目鼻咽喉诸病;煎酒含漱可治牙齿疼痛;局部涂敷可治痈疽发背、黄水疮等。现将吴茱萸外用治内的使用方法及配伍的有关报道介绍如下。

一、治疗结肠炎久泻及婴幼儿腹泻 徐有金^[1]报道用吴茱萸 2g、硫黄 1g、冰片少许共为细末,陈醋调匀敷脐,外以麝香中药膏封贴,1次/d,7d为1疗程,忌生冷食物。对34例慢性结肠炎患者治疗观察,痊愈28例,好转5例,无效1例。徐氏又用吴茱萸 1g、硫黄 0.5g、丁香 0.1g共为细末,陈醋、白开水各半